

Hei Bai Ren 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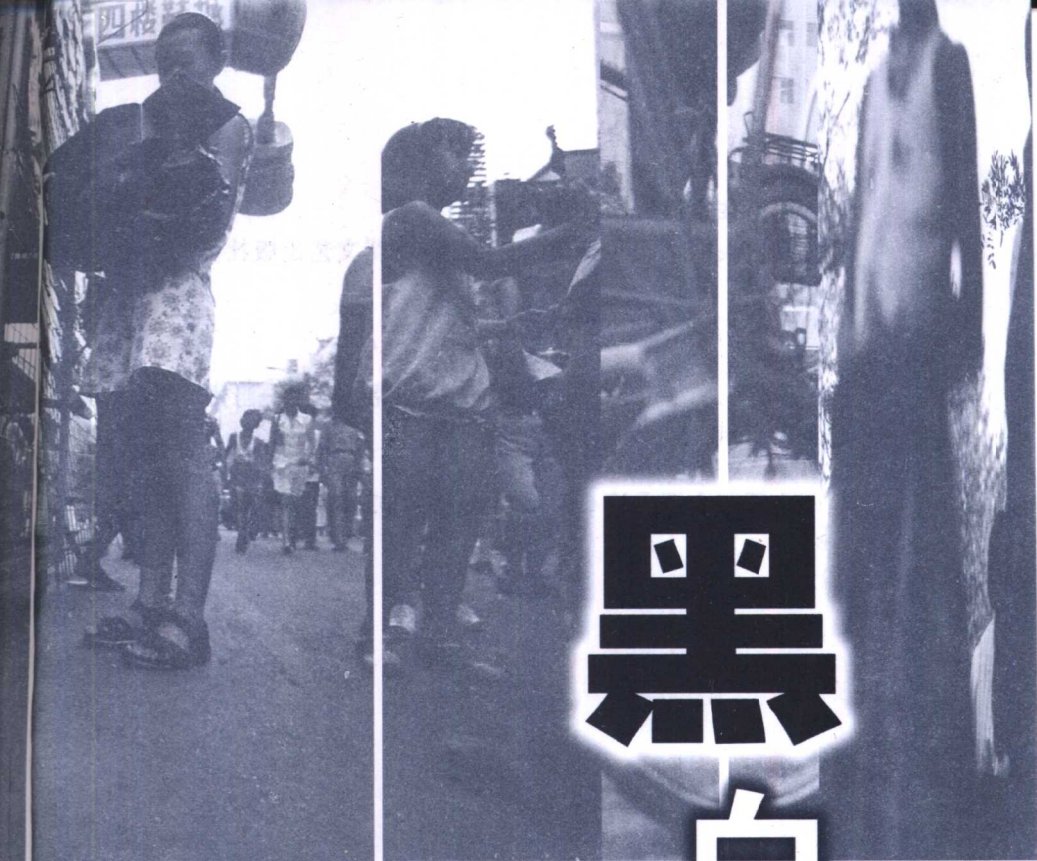


黑白人生

夏思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黑白人生

夏思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人生 / 夏思荣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72-4

I. 黑...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87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引 子

当小耗子毫不犹豫地扣响手枪，一片血光顿时淹没了被杀者的脸颊，小耗子惊悸地看着被杀者伸着两手，颤颤巍巍朝他扑来，他恐惧地闪开身体，被杀者如一堵轰然倾倒的墙，扑在他刚才藏身的地方……

公元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铁道部公安局向全国铁路公安系统发出缉捕凶犯的紧急通报。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中国公安部向全国各地发出第四十八号全国通缉令。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国公安部再次向全国各地发出第六十一号全国通缉令。节录：

特大持枪杀人犯邓琮伟，号称江洋大盗，绰号小耗子，男，二十一岁，身高一米六五，尖鼻、小眼睛，脸苍白，神情木讷，持有六四手枪……

通缉令严正要求，全国各地公安干警及保安人员，紧急行动起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凶犯……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公安部为缉拿同一案犯，竟然

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这在我国追捕罪犯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时间全国上下,身负使命的各路侦破组、追捕组、守候组昼夜奋战,八方出击,围追堵截,撒网重庆、B市、上海、武汉、南京、长沙、西安、成都、北京、南昌、哈尔滨、内蒙古、昆明、广州、深圳等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港口、码头、车站、舞厅、电影院、旅馆及其他公共场所。这是一场真正的全国大围捕,耗资之巨,出动警力之多,历时之久……足可以说明该案的分量。

那么,如此恢恢法网,杀手小耗子凭什么本事逃脱了警方的层层封堵?他躲到了什么地方?小耗子是个什么样的要犯?他为什么开枪?这一枪,倒下了个什么样的人?



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永远思念那一方故土——四川省荣县。母亲说：一九五五年深秋时节的那个黄昏，这孩子坠地时遍身红眼泪，竟然不哭不笑以沉默面对世界。当他跌跌撞撞长大，偏偏爱上文学这个灰姑娘却偏偏干不上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偏偏他又痴心不改，这就注定了他的成功会来得更艰难更晚更厚实。当他沐浴了知青生涯的风尘走进铁路的时候，生命里流出的文字就碾上了火车的轮印和汽笛的长鸣。而今他是中国铁通重庆分公司职工，重庆作家协会一员。



一声闷沉的汽笛，“乾隆”号游轮犁开混浊的江水，如小山一般驶近石县码头。

南贼王李石玉步出空调舱，这才感觉天气是那样地酷热，白光光的太阳悬在长江的上空，火辣辣燃烧着小城的码头。

他摸出墨镜戴上，顿时，世界在他眼里幽暗下来，他若有所失地怅望了一会儿，似乎等什么，然后不慌不忙踩过甲板，走上码头。

此时正是长江三峡的旅游旺季，滚滚的江水之中，不时有一艘艘气势轩昂的游轮轰隆隆驶过来，吐出一些人，吞进去一些人，然后轰隆隆顺江而去。而码头，正是因了它们而热闹，远远望去，人头攒动，嗡嗡营营……

稍顷，人丛中钻出个身材高挑、皮肤白净、头发梳得锃亮的男青年，他面无表情地望了望周围，忽然像一只敏捷的白狼，向李石玉蹿过来。

贼王一扭身走出码头，沿江边行至那片郁郁苍苍的桑树林，举目四顾，一猫腰钻进去，在阴凉幽静的桑林深处坐下，掏出棵烟叼在嘴上。

啪地一声，一只修长的手举着打火机，给李石玉点上，尾随

而来的白狼也点上烟，挨李石玉身边坐下。

桑林里静静的，弥漫着桑叶的清甜，脚下就是神秘恐怖的乌龟沱，听得见骇人心弦的江水在撞击岩岸，发着闷沉的吼鸣。白狼想起那年在这里强奸摆水果摊的幺姑，差点犯下走上刑场的命案，是眼前这位大哥解救了他，而最终让他折服的是大哥偷遍中国无敌手的扒技，所以他跟定了他。如果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出卖的话，惟李石玉除外。

半晌，白狼摸出一张会议代表证图案，上面印着“三峡经济开发研讨会”字样，左上方刻着会标夔门。

贼王认真地审视图案，说：“底飘雪花（用白色），图浸海水（染蓝色），字给黄小姐（烫金），多做些会标，要有我们南方财团的气派。”

白狼恭顺地点着头：“大哥，会徽我已经发出去了，内码子（同伙）凭这个报到。”

“我们有好多人？”

白狼答：“遵照大哥的指示，都是佛爷中的佛爷（扒贼中高手），一共二十五男六女，有闪电手、美人鱼、刘疤哥、小时迁……”

“那边呢？”

“我已经和北方联运二老板东北虎对过盘（交谈过），他们这次也是尽选满转中的满转（样样能的扒手精英），一共二十四男四女。代表们大多数已抵达 B 市，住的都是好窑（高级旅馆），有南方大厦、长江豪户、大亨酒店……最差也是三星级，大哥你看会址和会期？”

李石玉抽着烟，想了想，说：“最好找个高档一点儿的个体冷窑（入住人少的旅馆），不过，征求一下北方窑主马三的意

见。”

白狼有些忿忿的：“大哥，马三吃空枪（约会不来），说好的今儿下午与你过盘（会晤），临时又叫二老板东北虎代替。妈的东北虎有资格和大哥过盘？如果不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那些北极熊休想过长江。”

李石玉不露声色地喷着烟雾，若有所思……

这就是当今中国黑道上有组织、有纪律的南北两大扒窃集团，南为B市贼王李石玉团伙，对外称“南方财团”，内称“南方窑”，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北为山东济南贼王马全山团伙，对外称“北方联运”，内称“北方窑”，活动于黄河流域。而两大贼团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在铁路沿线作案。多年来，训练有素的南北扒贼给社会和警方，尤其是给铁路治安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李石玉徐徐抽着烟，他回想着前年两大贼团逐鹿中原，在郑州火车站行窃相遇时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被铁路警察乘机撒了一网，损失惨重，接着地方警察和铁路警察联手顺藤摸瓜，追得两贼团四处逃窜，直到今年情势才略有缓解。惊魂稍定的南贼王李石玉首先想到了南北联盟的思路，提出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使南北扒道的弟兄化干戈为玉帛。而痛定思痛的北贼王马全山也想到了这一点，真是贼王所见略同。这就是即将在B市召开的中国首次全国贼代会，对外称“三峡经济开发研讨会”。

想着，李石玉摁灭了烟头，严肃地说：“白狼，作为南方窑的二老板，你这种观念会坏大事，你不准他过长江，他不准你过黄河，帮哪个的忙？警方追起来互作壁上观，躲哪里去？前年在郑州火车站吃的亏还不够？”

“大哥，晓得了。”

李石玉说：“马窑主是一个相当狡猾的老惯（大盗），你晓不晓得，他出道前是个了不起的反扒警察，扒窃与反扒窃的功夫都了得，肯定有他的一套办法，作为东道主我们该宽宏大量。”

白狼毕恭毕敬地听着，完了，说：“大哥，东北虎给我透露，马三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他说中国贼道历史以来，还没有开过这种盛会，提议既然南北联盟，就有必要选拔一名扒技盖天下的高手出任盟主。马三的意见是遵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由南北两大窑主比赛扒技，胜者为王。据说马三当年就是在北贼王韩二宝被警方击毙后，比扒中夺魁当上北方窑主的。”

不等白狼说完，李石玉一拳砸在地上：“好主意，你马上设法转告三爷，一、过招的地点就在 B 市。二、时间安排在这次会期间，当着南北弟兄比。三、由三爷出题目，我李石玉静候挑战。”

白狼急忙摆手说：“大哥，这第三要不得，应该由中间人出题目才算公平竞争，如果由马三出题，大哥肯定吃亏。”

李石玉微微一笑：“服人要服心，如果我在这种劣势下赢了他，才服得了北方的码子（同伙）。”

白狼敬佩地看着自己的主子，接着又忧虑地说：“大哥，你切记要小心，马三早就想当这个全国贼王，有备而来。”

李石玉说：“如果他马全山有这本事又有何不可，要号令全国贼道，惟扒技超群盖世者方能胜任服众。好了，这件事千万不要漏水（走漏风声）。”

白狼拍了拍胸口：“大哥放心，目前到会的弟兄都认为来 B 市玩玩，以化解郑州的误会，等各路高手到齐再宣布精神，会议实行全封闭。”

李石玉又点上棵烟，缓缓吐着烟雾。

白狼激动起来：“为了开好这次历史盛会，显示我们南方窑的人力物力和大哥领导有方，我还安排了会议结束时旅游长江三峡，全部登水轮（坐船）一等舱。”说着，白狼凑近李石玉耳朵：“大哥，B市这几天正准备开人代会、政协会，还有全国八大城市经贸会也在B市开，不少款爷古子（官员）坐火车云集B市，不如先给会议增点收。东北虎提议来一次南北高手连旗（合伙作案），袭击三会代表，地点选在B市火车站。”

贼王心头一紧，深深地沉吟着，他早就在思考这个机会，按理，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会议不宜有大的行动，但是长期以来对周友贵之类官员的切齿仇恨，使他觉得有必要冒这个险，他要向世人证明……

好一阵，李石玉才重重地点头认可，说：“B市火车站水很烫，反扒高手刘金成对我们威胁极大。”说着，李石玉抱头思虑了一会儿，吩咐：“你派人把一把（盯梢）刘金成，如果有他在，马上撤线（逃跑）。”

白狼兴奋得摩拳擦掌，不住点头。

正在这时，“唿噜噜……”桑树林中飞起一群麻雀。

“有人！”

二贼像受惊的老鼠，立即做出逃窜的架势。静了一会儿，李石玉扭头盯住白狼，低声问：“带没带尾巴（有没有人跟踪）？”

白狼摆了摆头，接着又疑疑惑惑地说：“在成都我看见一个人，尖鼻、小眼睛，脸苍白，木讷讷地看我……”

李石玉紧张地问：“是暗刺（便衣警察）？”

白狼抖抖地说：“像个杀手，阴风惨惨的。”

“他在追杀你？”

“不可能，我在成都就把他甩脱了。”

正说着，桑林里传出一阵枝叶绊倒的哗啦声，吓得二贼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静了一会儿，听见了窃窃的笑声和呻吟，只见桑叶朦胧的不远处，一对男女在做爱。

白狼抹着虚汗骂了一句晦气。

“赶快走。”

一眨眼，二贼消失在长江边。

石县“小天鹅酒楼”雅室内，灯光朦胧、轻歌曼舞，两台巨大的柜式空调吐着习习的凉风。

贼王李石玉情意绵绵地喝着易拉罐。这里，曾经就是他的家呀！每次潜回石县，他就要来这里坐一坐，想一想记忆中父亲和娘用乱石砌成的三间平房，姐姐李淑玉时常坐在门坎上给他洗头发、修指甲，妹妹在一旁嘻嘻笑着羞他……而今，这里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酒楼，记忆中那个贫穷温馨的家，早已被埋进酒楼的地底……想着，心中奔腾起一股抑制不住的仇恨……

刺的一声，门外停下一辆三菱越野车，走下来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年约四旬，肩挎蛇皮包，略施粉黛，淡扫娥眉，性感的身體套一条皮短裙。她笑盈盈打开车门，鱼贯钻出三位中年男士。

贼王浑身一震，旋即眼里射出一团火来，死死罩住一个保养良好、长副满月脸的男子。

这时，对面桌上，很快上满琳琅满目的生猛海鲜，三男一女微笑着进雅室，坐定。

女的谈笑自如，举止得体，轮番给三男夹菜、续酒、点烟，说：“周处长，敬你一杯，祝三峡之旅归来愉快。”一阵娇嗔的笑声过后，女子一仰脖喝尽了杯中酒，又不失时机地往旁边的伍科长、汪老板碗里夹菜。

长副满月脸的周友贵朗声笑着，拍了拍女子圆滑的肉肩：“亚琴，该感谢汪老板的赞助，年底我们单位的泰国七日游，你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要记住叫上汪老板，到时你们把夫人孩子也带上，去看一看人妖，骑一骑大象，享受一下要死要活的泰式按摩……业务洽谈嘛，别那么死板……”

两男一女击起掌来，欢呼：

“跟着周处长干，再辛苦都值……”

贼王颤栗着埋下头，仿佛在聆听周身奔涌的血液，他感觉胸部就像座快要爆裂的火山，发红的双目，此刻已变成腰间那把锋利的藏刀，颤巍巍戳在一个肥硕的肚子上，血水喷溅之中，他愉快地欣赏那杀猪一般的惨嚎……想着，李石玉长长地吐出一口恶气，咬牙切齿：周友贵，你会有这一天……

待气恨平静了些，李石玉目光徐徐变软，罩在女子膝盖的蛇皮包上。这才发现，桌下那条丰满的女人腿上，有只长着细长汗毛的手在上面揉搓，顺着那手看上去，这“仙人掌”长在汪老板肩上。贼王冷冷一笑，目光回到蛇皮包，不知什么时候，女人的脚背又落了只的士高皮鞋，一眼便认出，这是仇人周友贵的“神足”。

女子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贼王骂了声蠢虫，顿觉内心中升起来一种亢奋的冲动，他下意识地撕开特制的衣领，那里有一块吹毛即断的单面刀片，他把它取出来夹在两指间，耍魔术般晃了晃，埋头吃饭。

终于，三男一女吃罢，男的抹嘴点烟，鱼贯出雅室。

女子没动，拉开蛇皮包。柜台内的蓝衣小姐笑盈盈捧给她一张发票。女子从包内扔出一沓钱，蓝衣小姐数过，从中抽出几张，塞回女子口袋，轻声耳语：“小意思，欢迎再来。”

贼王离桌，与结好账的女子同时步出狭窄的雅室，擦肩而过时贼王连忙退回，侧过身子让开雅室门，彬彬有礼：“对不起，小姐，挤着你了。”

女子扭过头，见男子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长一脸漂亮的络腮胡，颇有绅士风度地对她微笑，不觉心里喜悦，轻启朱唇：“先生莫客气，您走。”

“女士优先。”

门外三菱车内伸出周友贵红红的满月脸：“陈亚琴，磨磨蹭蹭的干吗？”

女子扭头答应：“来啦，处长。”跨出雅室，走了几步，蓦然回首，对目送她的贼王嫣然一笑：“拜拜。”

三菱刷刷刷开走了。

李石玉得意地笑着走出小天鹅，将从蛇皮袋内取出的子母包拿出，里面装着一沓百元钞，就在刚才跨出雅室的一瞬，贼王以他非凡的技艺，闪电般一抹，刀片过处，子母包像瓜熟蒂落的桃子从蛇皮袋底部漏出。他用两指卡了卡，不下万元，心里想着：那三菱不知要开多少时候，颇有姿色的女子才会发现横亘蛇皮袋底部的口子。不过，贼王断定女子绝不会很着急，更不会很伤心，甚至懒得去报案，自有那三男会想出办法将小小一笔钱，冲入什么工程之类项目或有关活动中注销便是。

包内还有一叠发票，贼王粗略地看了看，尽是便餐招待、业务洽谈等费用，贼王恨恨地骂一句蠢虫，想起师傅东方一夫的话：偷针者为贼，偷金者为侯。谁是真正的贼？他愤怒地一把将发票撕得稀烂，连同子母包扔入道边垃圾桶。

此时，正是故乡石县小城午睡时分，似曾相识的大街上阳光烈烈，人迹稀少。贼王飞快地走入那片沿桑树林逶迤而去的平

房，在一间陈旧的木门上轻叩：一下，三下，两下，这自然是只有屋内主人才知晓的信号。

吱一声，门内出现一个少妇，穿着宽松的孕妇裙，脑后绾一个圆圆的发髻，胖胖的脸上流露着忠厚与质朴。

“你……找哪个？”少妇又惊又喜地问。

贼王将假发一扯，又取下胡子，出现在少妇面前的是一个眉目清秀、气质儒雅、约莫四十挂零的男子。

“大哥真是你，快进来！”少妇欣喜若狂地叫喊。

木门在李石玉背后迅速合拢、关牢。少妇猛地扑在他怀里，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

李石玉抚摸着她颤动的双肩，说：“么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么姑抬起泪流满面的脸，笑着直摇头：“大哥我是高兴呀，你这么久才回来一回，你看我们的儿子都长大了。”

李石玉这才发现孕妇裙里，么姑的肚皮已小山一般隆起。他一阵狂喜，逮住么姑往里屋拉。

这是间外表陈旧的平房，屋里却装饰得十分高档，两台分体式空调把屋子调得凉风习习，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墙上装着柔和的壁灯，那套仿古式红木家具在这石县小城恐怕见所未见，三十英寸的彩电正在放着 VCD，门里门外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么姑打开热水器，在莲蓬头下给李石玉洗澡。

贼王放松地躺着，不住声说：“……嗨，好舒服……家呀，我真想有个平平安安的家呀……”

么姑给他打着肥皂，抬起头，疑惑地问：“大哥，我们家不是平平安安的吗？”

李石玉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心中又涌起阵阵深深的怜悯与酸楚，默念：痴女子呀……

澡毕，幺姑像一只温顺的绵羊趴在李石玉胸上，动情地说：“大哥，你说过的，做完这笔大生意就回来，不走了。”

李石玉长叹一口气：“幺姑，生意不好做呀。”

幺姑露出欣喜：“正好，我们在码头上摆个水果摊，如今旅游的人多了，守着长江三峡找不到饭吃？要不你天天在家里要，我摆水果摊养你就是。”

贼王笑起来：“一个大男人被女人养？哈哈……再说生意上了路，不做下去不行呀，幺姑，我明天就要走咧。”

幺姑一下子呆住了，满眼幽怨，凄凄哀哀地说：“大哥……就住一晚上？都半年了……就住一晚上……”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贼王摆着头，怅怅地想着什么，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了，他才下了决心给幺姑一个孩子，尽管师傅东方一夫给他卜卦测算后，反复告诫他少一些儿女情长，但他不忍心一个大活人，周年四季独守这间屋子，他深知幺姑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女子，是一个对自己忠贞不二的传统女人，这更增添了她的责任心和怜悯。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幺姑，大哥一切都是在为你好，你不会明白的，如果某一天任何人问起我，你千万什么也别说，记住哟！”

幺姑收住泪，像往常那样顺从地点头：“大哥，我什么也不知道呀，就是日子长了老是想你，为你的大生意担心……”

贼王搂紧幺姑：“你是一个好女人，要是我回不来了，你要把儿子好好生下来养着哟……”

幺姑惊愕地盯住他：“大哥……你给我开玩笑，怎么……会回不来？”

李石玉笑了笑,又亲了她一口:“哄你的。”然后把那一沓蛇皮袋内取出的钱交给她,说:“大哥走了,你在家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大哥在做着大生意呢,千万不要心疼钱。”贼王长长地打起哈欠。

么姑眼泪汪汪说:“大哥……你不走嘛……”

贼王叹息了一声。

么姑又说:“大哥……你不走嘛……”

说着说着,身边已发出贼王香甜的鼾声,她只好静静地守着他,把他的手拿过来抚摸。尽管她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是隐隐觉得他的确是做大生意的。这些,大哥不想让她知道她就不问,因为大哥说了的,这一切都是为她好,她相信大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信赖的男人。

呆凝了一会儿,她突然跳下地,咚咚咚往厨房跑,她要给大哥做一顿可口的晚饭,抓紧时间享受这个珍贵的夜晚。尽管一个人守着这宽敞的屋子难免寂寞,但对于在乡下就过够了苦日子的她来说,已经是天上地下了。白天,她吃过饭看看电视,做做家务就到码头上,站得高高的,看来来往往下船的乘客,尽管她知道大哥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她还是眼巴巴望着人群,直到码头上的人渐渐稀少。日子,就这样在企盼与悠闲中过去……

凌晨,一辆橘红色夏利冲破江边小城的雾霭,向着 B 市飞驰。

幽暗的车内,李石玉微闭双目思索,作为发起中国首次全国贼代会的他,必须郑重反复地思考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眼下最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是过了这个晚上,即将在 B 市火车站展开的南北神偷袭击三会代表的行动,所以他决定亲临 B 市现场指挥。明天,这座给他留下仇恨和伤心的城市,就要发生什